

<<小说月报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小说月报>>

内容概要

<<小说月报>>

书籍目录

林那北小传 紫薇似的天花板 关仁山小传 马座陶灯 川妮小传 杰西卡，回家吃饭吧 何大草小传 鸟镇的光 袁亚鸣小传 跑路 陈九小传 水獭街轶事 邵振国小传 鸟与恐龙 李铁小传 牺牲 韩梦泽小传 月光下的平民 朱晓琳小传 幸福草 红日小传 报销 万方小传 女人黑宝 深圳闲人小传 我的儿子我做主

<<小说月报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我开始做梦，梦杂乱无章，我父亲和母亲的面孔交替出现。

我父亲以前是海员，主要航行线路是日本至香港或上海，货轮装卸间隙，如果空当较大，他才回家一次，待的时间或长或短。

每次推开家门，他背上总有一个大包，里头装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感兴趣的。

他回来一次，我母亲就发一笔财。

洋烟和西洋参当时还是紧俏货，总有人源源不断来我家买。

钱来货去，我母亲神色诡异，既幸福又恐惧，提防着一不小心被人揭发成了走私犯。

而我父亲总是跷着脚若无其事地躺在那里抽烟，抽得一屋子雾气腾腾，然后突然又走了。

从小到大，我与他见面总是这么断断续续的，烟和背上的大包把他的脸弄得模糊不清。

有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，他们刚说了几句话，我母亲突然就失声大哭，别人越安慰她越哭。

我从没想过她会在别人面前哭，也没想到她体内会有那么多泪，流也流不尽。

原来船失事，我父亲落入公海，尸体都没法找。

那年我七岁。

十九年前的一个人，尽管是自己的父亲，也已经隔山隔水地淡远了，以前我的梦从来与他无关，今天突然有关了，他仍然背着山一样的大包，从紫薇花树下艰难走过，他的腿坚硬光滑无肉，他的手嶙峋青筋暴起，他站在那里，活脱脱就是青青公园里那株紫薇老树。

这时我母亲出现了，我母亲手一戳，戳到树干上，树开始狂乱地晃动，紫红色的紫薇花铺天盖地洒落，花瓣中我母亲一脸泪糊糊地冒出，尖声大喊大叫，阿天啊我的阿天啊！

我猛地吓醒了。

醒了之后更被吓住了。

我母亲就站在床前，她并没哭，脸上堆着笑。

阿天！

她轻声叫。

我怔怔地看着她，神志有一半还留在梦里。

阿天！

我母亲俯下身伸手摸我头。

我下意识地避了避，额头还是被她的手截住了，她的手是凉的。

我正不知如何是好，一串笑音响起了，接着依薇跑进来，把我往上拉。

王清天大人，起来，起来接见你妈！

我坐到床沿，还是有点回不过神。

依薇说，看你这个猪样，妈来了，不高兴？

高兴！

我连忙说，说过看着母亲。

怎么她突然就来了？

我母亲说，是依薇让我来的。

这我就更奇怪了，依薇一点风声都没漏，居然就把我母亲动员来了。

我妈说，依薇天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你们家里有包治百病的東西，不要医生，自己给自己治，一治就好。

她说一次我不信，说两次也不信，她每天十个电话反复说，我就来看看是不是真的了。

阿天，你有什么宝贝啊？

我摇头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

我们就一起看着依薇。

依薇说，呀，不就是PS3吗？

包子一直没拿回去哩。

哪天他来讨了，我就自己买一台。

<<小说月报>>

妈，来，我教你，你一玩什么病都没了！

依薇把我母亲拉去书房，那里很快就传来枪声喊声杀声。

我趿起拖鞋也往书房去。

我母亲五十六岁，手指头都僵硬住了，她哪玩得了这玩意儿。

但不管怎么样，依薇有这样的孝心，她的举止再不可思议，我也还是感动的。

这能治病？

我母亲比我更生疑。

能！

依薇坚定不移，她把那个大菱角似的手柄用双手端紧，手指头灵活按动，俨然像位老手了。

我不免吃惊，所谓与时俱进这个词用在她身上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电视大屏幕上幽暗森林，火把移动，绿色眼睛闪过，“刷、刷、刷——”剑撕裂空气，举火把的士兵们已经变成了残肢断臂，血溅满了那片草地。

而草地上站着一个人浑身黑色紧身衣的忍者，他抖了下手中的剑，剑上的血洒在了旁边的树干上，快速地收起剑，向黑暗的树林深处而去。

我母亲素着脸问，阿天，这能治病？

能！

依薇抢先回答。

我母亲渐渐皱起眉头。

她脸上的皮肉像一群被台风刮倒扑地的稻秆，一根根纹路都斜在那里，眉头再一皱，眉梢也倒了，看上去一脸都是“八”字。

潜伏在“八”下面的，是被欺骗的恼怒。

阿天，你们家怎么有股臭味？

我吸吸鼻子，对她故作轻松地笑。

没有呀。

我母亲说，有，肯定有，我一进来就闻到了。

我突然记起昨晚自己也对依薇说过类似的话，不免一惊，转身就去了厨房。

依薇兼具小资和马大哈双重品质，超市买回的肉肉虾，在灶台上一放几天而忘个精光的事时有发生。

我弯着身子在厨房每个角落眼看鼻闻手动，查过一圈再一圈，还是什么都没发现。

我问依薇，我说，怎么回事，我们家有臭味？

我母亲马上说，就是有！

而且，我母亲手指向阳台，你们种这些花干什么？

吃饱撑的啊？

依薇没理会，她的莱恩正与反鬼组织打得天昏地暗。

我又返回厨房时，将锅盖打开，花蟹还在。

再把微波炉打开，老蛭也在。

我的老婆依薇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对它们一动不动，它们待在那里，只好臭掉了。

我悄悄把它们倒进垃圾袋，悄悄下了楼扔掉。

这样的事发生，无疑有损依薇的形象，我不愿母亲知道。

我再上楼时，母亲狐疑地站在门边等待。

我笑笑，摆摆手说，妈，没事，我下去走走。

母亲说，下去走走是可以的，可是你家怎么是这样的？

我以为她发现臭蟹臭蛭，又摆摆手希望她不要往下说。

依薇不计前嫌，主动把她请来，婆媳友好相处本来已有一个美好开端，不能因这个小事恶化掉。

我小声说，妈，依薇太忙，忙忘了。

是吗？

我母亲分明更不解。

一个人再忙能忙成这样？

<<小说月报>>

能把天花板忙得花糟糟？

天花板？

我一愣，猛地抬头。

昨晚回家到现在，我的视线始终没有落到天花板上。

现在我仰着头，从客厅走到主卧次卧再走到书房卫生间，走得气越喘越粗。

整个天花板，几乎每一处，它们都一绺一绺一缕一缕一道一道地紫红着。

都是什么东西啊？

我母亲很恼火。

依薇抽空往上一瞥，淡淡地说，紫薇花。

<<小说月报>>

编辑推荐

<<小说月报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